

# 荀卿短賦發微

李日剛

一、荀賦之創制。

二、荀卿行歷考。

三、荀賦之地位。

四、荀賦之類型。

①五賦之隱謎。

②侏詩之變格。

③成相之通俗。

五、荀賦之影響。

①開詠物說理賦之先河。

②樹問答諸隱體之先聲。

③立鼓詞樂府詩之雛型。

④脫三百篇詩樂之關聯。

## (一) 荀賦之創制

短賦者何？繼屈原長篇騷辭而起之短型賦體也。短賦創於荀卿，故亦稱荀賦。今荀子集中所載賦篇中之五賦，多則二一字，少則一三二字；所附侏詩二首則更短，多者二〇二字，少者不過五六字。又成相篇三首多者亦僅五二八字，少者二八八字。大體言之，此項短賦，要在五百字左右，短小精悍，局緊機圓，易於諷誦，是其特色。

短賦與騷辭雖後先同產於戰代，荀子且久居楚國，並未染有楚辭之作風。蓋荀子本爲一漠視純文藝之道統者。嘗曰：「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棄也。」（非十二子）彼持此功用倫理主義之態度，於個人主義之浪漫文學楚辭，自不在眼下。其所作之詩賦若論文，完全本於學術思想之立場而表現，與戰代諸子無二致。「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史記孟荀列傳語）此爲其著書之最大動機。明乎此，即可知其寫作此種短賦，非爲發抒文學藝術，而在宣傳其儒道哲學思想，以繼承北方文學之直接系統。

## (二) 荀卿行歷考

荀子（西元前三一三—二二一），名況，戰國趙人，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劉師培、江瓊據劉向叙錄「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之言，並以卿與況皆同部字，其義均爲長爲大，而考定卿爲荀況之字，不取史記索隱所謂「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之說也。荀氏周文王十七子郇伯之後，字本作「郇」，傳寫爲「荀」，久而未改。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於戰國正屬趙，故荀卿爲趙人。「荀」所以又作「孫」者，同音假借也。考二字之古音，聲紐同屬心紐，韻部同屬段玉裁古韻第十三部，聲韻俱同，故可通假。史記索隱及漢志顏師古注，均謂「避漢宣帝諱而改」，非是。謝鏞荀子箋釋已考之審矣：

考漢宣帝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姓名見於載籍者而改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以又不改耶？蓋因「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以爲避漢宣帝諱，當不其然。

荀子之遊歷諸侯，據荀子議兵及儒效、彊國等篇，知其嘗與臨武君議於趙孝成王之前，其見諸侯蓋自此始。又嘗西入秦，見昭王及應侯范雎。年五十，始東游講學於齊。（案史記本傳「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一語之「學」字，乃「數」字之省文，說文「數」爲「覺悟」，是「學」應從古義作「教學」或「講學」解，不當從今義作「效學」或「留學」解。胡元儀郇卿別傳據風俗通窮通篇「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之語，謂「年五十」乃「年十五」之誤倒，不知劉向叙錄及北齊顏之推家訓勉學篇皆作「年五十」，正與史記同。）當齊王建之初年，（案齊襄王在位十九年，范雎之討應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即齊襄王十八年，亦即周赧王四十九年。趙孝王立於襄王十九年，故襄王末年，荀子當已由秦返趙。襄王薨，王建嗣立，故荀子游齊，當在王建初年。）時齊修列大夫故事，荀子以齒德俱尊，屢被推爲祭酒，嘗說齊相，終不見用。後去齊，適楚。楚考烈王八年，即齊王建之十年（西元前二五五年）楚相春申君以荀子爲蘭陵令，荀子因家於蘭陵。考烈王在位二十五年卒，春申君被殺，是荀子尚在也。荀子既終老蘭陵，乃設教著書。其弟子如韓非、李斯、浮丘伯均著名。漢志儒家著錄孫卿子三十三篇，今存。

荀子生卒年壽，史無明文。惟以上述游齊之年考之，齊王建元年爲周赧王五十一年（西元前二六四年），由此上推五十年爲赧王二年（西元前三一三年），但至齊，未必果在王建元年。漢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是李斯相秦之年，荀子尚存也。汪中荀子年表附說謂：「李斯之相，在秦并吞天下之後，在春申君死後十八年。」春申君死年，當在秦始皇九年，此後十八年當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果如此說，則荀子年壽在九十三歲以上。

### (三) 荀賦之地位

荀子乃北方之大儒，其學出於子夏、仲弓。舉凡毛、魯、韓詩、曲臺禮、左、穀、春秋及易，皆為所傳。戰國暴秦之亂，續六藝之緒於不墜，其有功於諸經無論矣；而於辭賦文學亦有其獨特之地位。惟作品為其哲學思想所掣，致為人所忽視。前已言之，辭賦雖創始於楚辭，賦名實肇錫於荀、宋。班固詩賦略、藝文流別論皆以孫、屈並叙（班云：「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摯云：「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有古詩之義。」（劉勰詮賦篇亦以荀、宋並舉。）（詮賦篇曰：「荀況禮、智，宋玉風、釣」又：「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蓋屈騷、荀賦雖同為三百篇之變體，而分道揚鑣，總領南北文學統系，影響漢賦發展支派，實各有千秋。至宋玉年歲晚於荀，雖云師承有自，紹前未必啓後；而荀賦題裁異乎騷，究竟蹊徑別開，數典不容忘祖。王芑孫讀賦卮言導源篇於此嘗有探原竟委之論：

荀況賦篇言『請陳俛詩』，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曰『俛』旁出之辭；曰『流』每下之說。夫既與詩分體，則義兼比興，用長箴頌矣。單行之始，椎輪晚周，別子為祖，荀況屈平是也；繼別為宗，宋玉是也。追其統系，三百篇其百世不遷之宗矣。下此則兩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自荀卿別派者，昭明選序所云：『以屈、宋表前，賈、馬繼後。』，而慨然以『源流自茲』也。相如之徒，敷興摛文，乃從荀法；賈傳以下，湛思逸慮，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變，馬愉而賈戚，雖云一轍，略已殊塗。賦家極軌，要當盛漢之隆，而或命騷為的，偏奉不京。豈曰知言哉。

案劉、班析賦為四類：（一）以「屈原賦」為首者二十家，唐勒、宋玉之賦屬之。（二）以「陸賈賦」為首者二十家，朱建、嚴助、朱買臣之賦屬之。（三）以「孫卿賦」為首者二十五家，秦時雜賦等屬之。（四）以「客主賦」為首者十二家，成相雜辭及隱書等屬之。章學誠校讐通義云：「（前）三種之賦，人自為篇，後世別集之體也；（後）雜賦一種不列專名，後世總集之體也。」劉勰詮賦，以「體物」、「寫志」為賦之兩大功用，而「志」不外「情」與「理」二事。以言上列四類，大抵屈原即偏於抒情，荀卿則詠物、說理兼而有之。此為辭賦之二大主源。至陸賈之作，蓋縱橫家之變，主於騁辭；客主之作，蓋答客指事、諧隱雜文之列，不可以一方程限；然皆屈、荀之分派。塗徑雖殊，歸趨則一，同為諷諭而已。故在辭賦發展史上，荀賦與屈騷實分庭抗禮，同為賦體之正宗也。

### (四) 荀賦之類型

五賦之隱謎 今荀子賦篇，載有禮、知、雲、蠶、箴五賦及俛詩二首。楊注：「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惟此言也。」案俛詩體例與五賦不類，當獨立成篇，非賦篇之卒章。日人豬飼彥博荀子補

( 4 )

遺云：「漢志云孫卿賦十篇，此篇載五篇，蓋取其半也。」剛案五賦及僂詩二首，計有七篇，另加成相篇三篇，合爲十篇，殆卽漢志十篇之見存數。豬飼氏之說存疑。茲本楊倞注錄五賦之大意如後：

禮賦——「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爲隱語問於先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

知賦——「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

雲賦——「雲所以泊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

蠶賦——「蠶之功用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箴賦——「末世皆不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爲萬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五賦有一共同之表現法，卽均采用暗示式問答體：先斂藏謎底，極力狀物，說出謎面，然後假稱不識，請問其名；答語亦不直接點題，以疑問口吻，演義陳理；最終始提出謎底，與「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之隱語略同。文心雕龍諸隱篇云：

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

案賦之得名，原有二義：一曰斂藏；說文：「賦，斂也。」方言：「賦，臧（古「藏」字）也。」二曰敷布；釋名釋典藝：「賦者，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荀子五賦實兼而用之。國語載魯成公時晉「有秦客廋辭於朝，卿大夫不知也。」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廋辭，卽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又史記載「齊威王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是知荀子前已有隱、謎存在矣。特以賦體出之，荀卿實爲第一人。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注一？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其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注二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遄而事已。鐙以爲父，管以爲母注三，旣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注四。

注一、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言人若順其本性而得於禮，則言行雅正，必爲彬彬君子矣。楊注：「雅正也，似謂似續。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劉師培補釋非之，曰：「似，說文訓象；廣雅訓若，故似爲語詞，與如、若同觀。雅似猶言雅如也。特易如爲似以叶韵耳。」

注二、頭銛達而尾趙線：言其頭銳利而尾紆長也。銛，刀刃銳利也。說文通訓定聲：「銛，段借爲鐵，實爲旡。」楊注：「趙讀爲掉，掉線，長貌。言箴尾掉而線也。」郝懿行曰：「趙之爲言超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是也。趙線搖掉，疊韻之字，今時俗言猶以搖掉爲趙線也。」

注三：鐔以爲父管以爲母：言箴賴鐔以成形，待管以盛身也。鐔原作簪，字段，據俞樾引禮記喪大記「用雜金鐔」正義「鐔，釘也」訂正。剛案說文：「鐔，可以綴著物者。」集韻：「鐔，一日綴衣也。」

注四：箴：乃綴衣之銅鐵，此處不作箴規解。說文：「箴，綴衣箴也。」段注：「綴衣，聯綴之也，謂箴之使不散。若用以縫，則從金之鍼也。古箴鍼通。」

此等作品以之與屈宋之離騷、九辯並讀，立可體會而出兩種不同之情調。離騷、九辯乃動人情感音韻和諧新體詩，而禮賦、箴賦則爲訴之於理智充滿倫理教化意味之散文賦，其問答形式，爲歷代辭賦家所普遍採用。由於此種作品之變化發展，不僅導致西漢述居戒獵，答客指事之長篇古賦奪胎，抑且轉爲三國、六朝「觸興致情，因變取會」之小制俳賦催生。後世文道合一之傳統文學觀，其根基即確定於荀子。

俛詩之變格 荀子賦篇後所附俛詩二首，亦爲短賦特殊類型之一。前首四十五句（內正文三十八句，小歌七句），就中四字者三十九句（正文三十二句，小歌七句），五字、八字及十字者各二句。後首十四句，全爲四字句。以四字居多，與詩經同，所以稱詩者，其爲此歟？至「俛」字，楊倞以「俛異激切」釋之，今人楊樹達則謂：「俛，假爲俛。說文：俛，變也。」則俛詩者，俛異激切之詩，亦猶三百篇變風變雅之作也。

天下不治，請陳俛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幽闇注一登昭，日月下臧注二；公正無私，見謂從衡

注三。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懲革戒兵注四；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

英。蟠龍爲輶蜺，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

也注五，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乎，時幾將矣！

予愚注六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蹇矣注七！仁人絀約，累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注八。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娶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

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注一、幽闇：「闇」原作「晦」，據王克謙說微元刻及楊注改。

注二、下臧：「臧」原作「藏」，據郝懿行說改。

注三、見謂從衡：「見謂」原作「反見」，據王念孫說微楊注及王霸篇、賈子修政語篇、藝文類聚人部引改訂。「衡」原作「橫」，舉郝說改。

注四、戒兵：「戒」原作「貳」，隸書形誤，據王念孫說改。戒兵與懲革同義，楊訓貳爲副，未安。

注五、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拂」與「郁郁」原互易，詳上下對文並據楊注移正。

注六、予愚：「予」原作「與」，據日人久保愛增注及豬飼彥博補遺改。

注七、何其寔矣：「寔」原作「塞」，據盧文弨說改。

注八、讒人般矣：「般」原作「服」，據楊注改。

侑詩一如五賦，仍以韵語說理。開宗明義云：「天下不治，請陳侑詩。」即此二句以觀，不難領悟其中消息矣。前者結尾有小歌，宛如楚辭之「亂曰」。後者亦見戰國策楚策，楊倞以爲「即遺春申君之賦也」。雖其句法內容與五賦及成相辭各不相同，然思想實前後一貫。蓋荀子視文學爲宣傳儒術治道之器，不屑爲重感情、逞想像之浪漫作風，而使之流於「不合先王，不順禮義」之姦語。此給與後世之影響殊大。兩漢舍策論章奏外絕少抒情之作，而敷理美刺之賦獨擅場於時，逮劉勰論文必徵聖、宗經，乃至唐、宋家「文以載道」之觀念，未始非皆導源於荀子也。

成相之通俗 今荀子有成相篇。楊注：「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此亦荀子宣傳道義賢良之通俗文學。

請成相，世之殃，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偃（上首章）。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主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上次章）。世之衰，讒之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殊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上九章）。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上十章）。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緇，春申道綴其畢輸（上十一章）。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上十二章）。基必施，辨賢能，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上十三章）？成相竭，辭不蹙，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上廿二章）。

全爲一種歌謠或道情式之曲調，當日必可以簡單樂器伴唱。其中所述雖均爲賢德聖道。但雜有不少歷史故事，聽者亦能感興味。今人朱師轍云：

成相歌調，實戰國時民間歌謠之一體而爲其常用者，故荀卿用其調以言治道，而諷當世。其唱敲鼓以爲節，實今大鼓書之始祖。

「成相」一詞之命義，古今學者，解釋不一：

（一）楊倞曰：「以初發語名篇。……或曰：成功在相。」

（二）盧文弨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爲戒耳。禮記：『治亂以相。』（樂記）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俛偃。』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請奏此曲也。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剛案：春牘，周禮春官笙師鄭司農注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孫詒讓正義云：「釋名釋樂器：『春，撞也。牘、築也。以

春築地爲節也。』舊唐書樂志：『春牘，虛中如箛，無底，舉以頓地，如春杵，以節樂也。』案唐書說與先鄭小異。」

(三) 王引之曰：「楊引或曰：『成功在相。』稍爲近之。竊謂相者，治也。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成相爲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矇瞽諷誦之詞也。」剛案朱師轍云：「高郵王氏訓相爲治，與言治方似可相通。先大父允倩（朱駿聲號）博士荀子評校云：『相爲輔相，成相者，求成輔相之功也。』說與王氏略同。蓋皆注意國家政治言之，以其各章皆言政治，而未注意其社會風俗歌謠之體，故解成相一詞非本義。」

(四) 愈樾曰：「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爲言。既以爲樂器，又以爲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卽『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謠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剛案：劉師培補釋云：「愈說最確，惟謂以『成相』爲『請成此曲』，則非。韋絳曰：『成卽打字，今俗謂猶言『打連相』，此其證。』其說是也。古成字從丁，丁訓爲當。今淮南猶以打人爲丁人，則成字卽打字明矣。」

(五) 近人杜國庠論荀子成相篇以爲愈樾之見解頗近真實，嘗析論之曰：

從此段富有暗示之說，可以導出下列結論：(一)相爲送杵之聲，若舉大木者呼『邪許』相同，發展而成爲一種歌謠，卽春者之勞動歌。故「鄰有喪，春不相」，此亦人情之常。如果但爲邪許之聲，何須忌避？(二)此類民歌，發生當必甚早，在荀子當時已普遍存在（蘭陵當是其一），且已有相當高度發展，始引起荀子擬作之興趣，又從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成相雜辭列在漢人雜賦之末觀之，此類民歌，漢時仍在流行。漢志所著錄者或是漢人之擬作，或是文人所彙集之民歌；惜已佚失，無可稽考；是否與成相篇同調，亦無從斷定。(三)此類勞動歌之通稱當是「成相」、或「成相辭」，而非「相」。前者有荀子成相篇「託於成相以喻意」可證。其「成相」二字在文法上分明爲一名詞。後者有漢志成相雜辭可證。其所謂「雜」，表示主題之非單純，大抵自「相」由動詞轉成名詞（卽由邪許之聲發展爲歌謠）之後，歌唱時，便另加一「成」字作動詞以指歌事，謂之「成相」。「成」猶奏也（鄭注禮記語），故亦取得唱義，古代歌與樂往往同時演唱。因而招呼人開始歌唱此調，卽謂之「請成相」。後遂轉成此項勞動歌開場之套語。吾人認爲「成相篇」中之「請布基」、「請牧基」、「基必施」一類語句，是此類民歌之套語，而且用在每套歌詞中間，藉以變換情調者。故彼等在成相篇中，與其下文往往在似聯貫非聯貫之間，尙未有喪失民歌慣用雙關語彙之意味。若果強釋「基」爲「基業」（如楊注），「相」爲「輔治」字（如王引之、朱駿聲說），則不免望文生義、牽強附會之詬病矣。(四)此類民歌，原先必以杵聲爲節，發展後，卽成爲人所愛唱之徒歌，故不能稱爲「樂曲」，愈說非是。亦正因其爲人所愛唱之徒歌，故文士樂於擬作，藉以抒情達意。成相篇卽在

此情形下而產生，開頭便襲用「請成相」此種套語，因名曰「成相」篇，從形式上言，也若「以初發語名篇」（楊注）者，而實非是。

#### (六) 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近於鳳陽花鼓詞書云：

轍考證爲各家所疏略數事，尙可申明先生所言有近於鳳陽花鼓詞之確證。並知「成相」爲中國鼓兒詞之最古者。「成相」解釋，盧文弨謂相乃樂器，最爲近之，惜未詳引注明「相」爲何種樂器與其形式，故人不知相爲鼓，更不知後世大鼓書實沿於此。茲詳引漢代各家解釋相之形式於後：

禮記樂記：『治亂以相。』鄭玄注：『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着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據鄭注，相卽拊，其樂器爲鼓形，用以節樂。

再證以劉熙釋名釋樂器所言：『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觀此知「相」如鼓，可以手拍之。再以應劭風俗通義所說證之：『相，拊也。所以輔相于樂，奏樂之時先擊相。』據應劭解釋『奏樂之時先擊相』，是相猶今鼓板，亦大鼓書開唱之始，則先擊鼓，並拍板。北京各大鼓書場皆先擊鼓而後唱也。

又尙書益稷（原爲皋陶謨）云：『搏拊琴瑟以詠。』鄭玄注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則知打鼓唱歌，乃中國最古之風，唐虞之時，廟堂之上已行之。蓋此乃國家之盛會，故搏拊佐以琴瑟，兼用各種樂器，而民間染其風，僅采簡單形式，獨用小鼓，以爲節奏，而歌詞隨社會人民而變遷，如此小鼓，則擊壤而歌，最爲簡單之式矣，此打鼓唱歌沿革之可考者也。（詩小雅伐木燕朋友故舊，其末章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其時燕會朋友，亦打鼓唱歌跳舞，於此可見。）而其歌詞之具體者，則不可考見，其連章完備之鼓詞，當以先生所發現荀子成相爲最古矣。

「請成相」三字之義，足下謂爲始歌開場之常語甚是。說文：「成，就也。」益稷：「簫韶九成。」鄭注：「樂備作謂之成。」詩：「儀既成兮。」鄭箋：「成猶備也。」「請成相」卽請備鼓而唱歌也。今北京大鼓書開場尙有「請打打鼓來唱一曲」之語，「成相」二字遂連爲一名詞，亦爲歌調之名詞，故漢書藝文志賦後有成相雜辭，可知成相之調，遂爲一體。惜乎其書不傳，僅賴荀子此篇而知其體。然非先生言之，則人皆不注意，並「成相」之義亦失其解。俞氏訓爲「春不相」之相，注意於社會歌唱矣，然此相非送杵聲，亦未合。今知成相爲一名詞，猶言請奏樂、請打鼓，爲開場常套語，始得其義也。

上之六說：楊、王望文生義，皆屬誤解。盧釋相爲樂器，蓋春牘之類。俞遂謂相爲送杵聲，卽勞役時之歌謳，王先謙集解以爲「俞說近是」。杜更申之：相，初以杵聲爲節，而後發展爲春者之勞動歌，已漸近事實。待朱釋「相」猶今之鼓板，「成相」爲中





(10)

章，以附會漢志著錄孫卿賦十篇之數，既不自然，結局亦不能自圓其說。（所分之五篇合賦篇五篇爲十篇，若再益以《詩》二篇，則又多出二篇。併《詩》爲一篇，仍多出一篇。）江有誥仍本楊注分爲三章，自開始「請成相」至「辨其殃孽」爲第一章；第二「請成相」至「託於成相以喻意」爲第二章；第三「請成相」至末章「成律貫」爲第三章。此等分法，若例以《詩經》之分章，第一篇、第二篇皆二十二章，第三篇十二章，總共五十六章，首尾貫串爲一篇。朱師轍頗表贊同。杜國庠之分法亦與江氏同，茲錄其三篇結構於下：

上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起，至「宗其賢良，辨其殃孽」止，計二十二章。從當時之亂說起，前半指出致亂之原因，後半則提出撥亂而反於正之方法。篇首以「請成相」、「請布基」開端，中間以「請牧基」爲轉捩，篇末以「成相竭」云云結束。全篇前半用「世之殃」（第一章）、「主之孽」（第二章）、「世之災」（第七章）、「世之衰」（第九章）、「世之福」（第十章）、「世之愚」（第十一章）等，後半用「治之經」（第十八章）、「治之志」（第十九章）、「志之樂」（第二十章）、「治之道」（第二十一章）等同樣句法，作文字上之線索，自成一種結構。讀之但覺波瀾重疊，峯巒迴複，使人忘記內容之枯燥。

中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起，至「託於成相以喻意」止，亦二十二章。以歷史故事爲自然線索，前半敘述古代聖王故事，說明上世之所以盛，中間由「願陳辭」章轉入後半，敘述幽厲故事，說明季世之所以衰。「願陳辭」上本當有「請牧基」一句套語，今脫去，致形式上轉折不甚明顯，但較之上下兩篇，應有此一句則無疑。（胡元儀以爲此句是「請成相」，但相字不入韻。而王引之謂此句在「願陳辭」下，也與上下兩篇不類，均非。）前半以聖王先後爲自然順序，後半則大體以相鄰兩章首尾之字句爲連鎖，（如第三十七章開頭「門戶塞」句，承第三十六章末尾「蒙揜耳目塞門戶」句。第三十八章開頭「正直惡」句，承第三十七章末尾「比周欺上惡正直」句，最爲明顯。）輾轉聯轉而下，另成篇局。因爲敘述「君臣治亂之事」（楊倞語），亦抒寫「生不遇世」、「我獨自美」之情感，故在三篇中最富有詩意。

下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起，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止，僅十二章，大率「言治方」。前後內容也無若何顯著區別（勉強言之，可謂前半側重「禮」、「法」，後半側重在「術」）。然篇中也有「請牧基」一句，爲形式上之關捩。吾故曰：「請牧基」此類辭句乃古成相辭原有套語。本篇雖短，但首章（即第四十五章）道人主「謹守」「君倫」則國昌，末章言「公察善恩」「以治天下」則可爲「後世法」，亦自有其起結。

此三篇之章句字數，綜之如下：（一）上篇——二十二章，凡五百二十八字，惟末章末句脫最後三字。（二）中篇——二十二章，凡五百二十八字，惟十一章及末章之末句上各脫四字。（三）下篇——十二章，凡二百八十八字。

此二篇作品，殆非作於一時，但皆成於晚年。篇中有「春申道綴基畢輸」一語，當是寫於西元前三三八年春申君被殺，荀卿

廢居蘭陵，『短道不行，發憤著書』之時，其所以採用此種形式者，或亦欲借通俗民間文學形式以傳播其思想耳。

由以上之觀察，吾人可以斷言成相篇爲二千一百餘年前一篇模擬民間勞動歌而成之作品，當時必有一種名爲『成相辭』之民歌之調子與結構：大抵是以『請成相』、『請布基』之類套語開頭，中間用『請牧基』換調展開。每章雖僅五句，二十四字，但一整套當由若干章所構成，章數多少可以伸縮，全視所要歌唱之題材而定。即此一端，成相篇也應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相當地位。何況其本身即爲二千多年前之通俗作品乎？與其說是彈詞之祖，無寧說是鳳陽花鼓詞之類之先河。其中七言句法已相當確定（第三句一定七言，第五句原則上亦是七言），此乃成相篇不可磨滅之貢獻。尤其值得注意者，成相篇係一篇表現政治哲學說理之作品，荀子之思想大體已賅括在內。以如此長篇詩，寫如此不甚適宜於詩之題材，讀之竟不覺乾燥乏味，固得於民歌自由活潑形式之幫助，但亦不能不佩服其藝術手腕之高明，此萬非宋儒理學詩所能比擬者。

關於成相篇之句法組織，自來凡有三種讀法：

(一)五句式——「三、三、七、四、七」 盧文弨曰：「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王先謙集解同其說，近人杜國庠亦以爲然，曰：「我認爲成相辭之原型，當是五句一章。後兩句爲上四下七，而四字句不叶韻。而成相篇將此兩句十一個字，給予變化分讀，自成一種風格，此即具體表現荀子之創造力。」

(二)四句式——「三、三、七、十一」 顧千里曰：「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六章）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五章）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二十一章），又『孰（楊注孰或爲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四十一章，即中篇之第十九章）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爲）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而杜國庠不以顧說爲然，曰：「顧說究不若盧氏『校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之近於真實。大抵顧氏泥於『每句有韻』，遂合末後兩句爲十一字句。民歌非必每句均有韻，舉如『鳳陽花鼓詞』，即開始三句均有韻，以後六句七字句，則隔句叶韻而已。顧氏既可認『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等兩處上六下五爲變例，即可認『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之屬亦爲變例矣。何況所認『上八下三』者，其『上八』於第四字均可斷讀，變成上四、中四、下三，若『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者然？又如『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句，照十一字句推之，當脫三字，而『宗其賢良』與『辨其殃孽』對文，『孽』字又與『謁、蹶、達』爲韻，則所脫之三字句當在其上無疑，果爾，不又成爲上三下八之變例乎？」

(三)六句式——「三、三、七、四、四、三」 朱師轍曰：「顧千里以十一字爲一句，即每章四句皆有韻，而謂盧文弨以十一字上四下七爲非，似亦有見解。但余則以爲每章六句，末十一字爲四字兩句，三字一句者，除篇中第二十一、二十二（上篇之末章

二十三（中篇之首章）、四十一（中篇之第十九章）、四十四（中篇之末章）等五章外，其餘五十一章皆可以三字兩句，七字一句，四字二句，三字一句讀之。全章六句，必有四韻，乃其常例。四字兩句或有韻，或無韻，不必一定如此，此乃變例。顧氏以十一字爲一句，乃用詞家連讀之例，顧氏舉第六章爲例者，以上兩四字爲對句，故不能讀上四下七也。余再舉出同例多條如第七章、十二章、二十七章（即中篇之第五章）、四十九章（即下篇之第三章）、五十二章（即下篇之第八章）各章對句，讀爲上四下七固不佳，讀爲十一字一句亦嫌太長，不如對句者爲對句，讀兩四字句，一個三字句，爲音節較順。余再以韻證之，則爲兩四字句一個三字句益明。如第七章之災、能、來、意、囿、臺，十二章之基、恩、之、極、側、疑，十五章之一、吉、結、貳、棄、詰，各皆叶韻。此三章全章六句，皆一韻，足證四字兩句之不誤。再以全章不限一韻者證之，而此兩四字句亦有韻，如第十六章之一、二句之平、傾叶，三、六句之人、天叶，四、五句之執、挫亦叶韻。十七章之一、二、二、六句之王、良、糠、行叶，四、五句之息、伏亦叶韻。觀上五章，知每章實六句，四、五兩句皆四字句，可用韻，但亦可不用韻。蓋每章四韻爲其定例，而四、五兩句用韻，乃其變例，然因有韻，可證明每章六句無疑。間有變爲五句者，即首所舉各章（即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四十一、四十四等五章）之變例是也。

綜上論列，成相篇每章讀法，雖有四句、五句、六句三式，度長比短，仍以盧杜二氏五句四韻之說爲可從。重言以申明之，即：每章五句。第一、二句皆三字，第三句七字，第四句四字，第五句亦七字，凡二十四字。前三句及末句皆叶韻，不叶者爲第四句耳。

### （五）荀賦之影響

皇甫謐左思三都賦序述賦之流變云：

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

玄晏論賦之體要，亦以因物敷理爲本，不尙淫文誇辭，因推荀卿與屈原同爲賦首，而少宋玉之乖則，多賈誼之節禮。其言外之音，即以荀卿之詠物說理，爲漢賦之正統所繫。所謂「紐之王教，本乎勸戒；因文寄心，託理全制。」四語，不啻爲荀卿之具體寫真，荀賦所貽與後代文學之影響究竟何在，茲臚舉四事以對：

（一）開詠物說理賦之先河 荀卿之五賦，藉分析事物，以闡陳義理，漢之辭人師之，即演成詠物賦與說理賦。前者如吳均西京雜記云：「梁孝王遊於亡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路喬如爲鶴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之。」一時名家皆喜詠物。後者如楊雄之太玄，張衡之思玄，堪爲代表。

(二)樹問答諸隱體之先聲 五賦之問答體，原由懸解隱誼而發，在賦體中屬創格。屈原之卜居，宋玉之對楚王問，雖亦爲問答體，而內容平鋪直敘，與隱語有別。故以問答諸隱兼施於賦體者，莫先於荀子。文心雕龍諸隱篇去：「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賦末。」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諱。」其書學步荀賦，固顯然易知；卽東方朔之客難，楊雄之解嘲，班固之賓戲，與夫崔駰之達旨，張衡之應問，崔實之答譏，蔡邕之釋誨，迴環自釋，亦必師意於荀子。

(三)立鼓詞樂府詩之雛型 成相辭之以三、三、七、四、七等字句韻語構成篇章。盧文弨謂：「審此篇音節，卽後世彈詞之祖。」杜國庠說：「成相篇本身就是二千多年前通俗作品，與其說是彈詞之祖，毋寧說是鳳陽花鼓詞之類的先河。」朱師轍說：「成相爲中國鼓兒詞之最早者。」雖云未必盡然，而其字句之規律化，造語通俗，韻律和諧，完全爲民歌型態，可以伴樂彈唱，當無問題。案彈詞、鼓兒詞同爲講唱文學，皆胎息於樂府。鼓兒詞興起於北宋，如趙令畤侯鯖錄所載商調蝶戀花十二闕，是其首唱。遜至元明之際，再蛻化而爲彈詞與鼓詞。「彈詞」流行於南方諸省，其唱詞以七字爲主，而間有加以三言襯字者，亦有將七字句變化成兩句三言者。其最早之唱本似爲元末楊維禎之四遊記彈詞，至正德嘉靖間楊慎之二十一史彈詞出，作者漸多。「鼓詞」則流行於北方諸省，起先唱詞大都爲十字句，後有變爲三七字句者，亦如彈詞，以七字爲多。陸放翁小舟遊近村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童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的，滿村聽說蔡中郎。」則在南宋初年，已有說唱鼓詞者矣，但至明末始有傳本，大唐秦王詞話殆爲其最早者。近代鼓詞有所謂「京音大鼓」、「奉天大鼓」、「梨花大鼓」等，形色不一，鳳陽花鼓又其別調耳。彈詞與鼓詞所異者，一則以弦索伴唱，一則於弦索外多鼓一面耳。二者皆以樂府爲其遠祖，成相篇則爲其始祖。又其章句組織，頗有類於漢之樂府詩者。樂府詩長短句自由配合，有句句韻，亦有不定句韻。如漢「鼓吹饒歌」戰城南云：「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君馬黃云：「君馬黃，臣馬黃，二馬同逐臣馬良。」又「梁鼓角橫吹曲辭」白石郎曲云：「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各皆起首兩三字句，一七字句，或全有韻，或但有二韻。均與成相篇之句法相似。又漢郊祀歌之章法，亦與之大同小異。故可謂樂府詩之組成，除參用胡樂節拍外，尙采有成相辭之格調。

四脫三百篇詩樂之關聯 樂爲詩聲，詩爲樂心，上古詩樂原合而爲一。詩樂之分，或疑在漢、魏之間，其實荀子之五賦與僉詩，既爲訴之理智之散文賦，已失卻詩歌所有咨嗟詠歎之音響節奏，似已與音樂脫輻。三百篇自孔子自衛返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楚辭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南北朝時尙有僧道騫者知其唱法，而荀賦絕未聞能被諸管弦者。荀賦之「與詩畫境」，觀於劉勰詮賦篇所謂「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之言而益信。是則賦之僅堪諷誦而不能入樂，實自荀作始。吾故曰：「騷亦詩亦賦，而賦則非詩非騷。」此又荀賦與楚騷之絕大分野也。